詩語背後

長相思．一任滄桑入寨城(上)

■江 鄰

風一程，雨一程，
莫問鄉關幾夢縈。
滄桑入寨城。

風雨停，星光瑩，
獅子山前百舸行。
踏波千萬燈。

九龍，其名稱就自帶神秘性。關於九龍的故事，更是可以在波詭雲譎中讀出江湖的魅力，歲月的滄桑。

傳說南宋末年，忽必烈揮師南下，南宋小朝廷節節敗退。宰相陸秀夫、元帥張世傑擁戴小皇帝趙昺，逃到今天的獅子山南麓維多利亞灣一帶。小皇帝環顧群山，問陸秀夫：都說一座山一條龍，這裏有八座山，是不是就有八條龍呢？陸秀夫答道：陛下繼承大統，是真龍天子，所以應該是九條龍。趙昺大悅，將此地賜名「九龍」。

如今九龍城土瓜灣還有一尊巨石，上書「宋王臺」三個大字，據說小皇帝當年曾在上面休息。也許趙昺真來過這裏，但「九龍」地名是否小皇帝所賜，就不可考了。趙昺本是宋皇，之所以成了宋王，是因為當地人不想激怒元朝皇帝，遂用「王」指代「皇」。

700多年後，這裏又出了一個「九龍皇帝」。他叫曾灶財，是一名街頭塗鴉者，用毛筆在大街小巷寫字，講述家族事跡，宣示自己對九龍的「主權」。曾氏塗鴉超過50年，以九龍半島為主，遍及港九各區，且內容異常，成為街頭一絕。他的塗鴉作品還於2003年威尼斯雙年展展出，是香港人首次獲邀展出作品。

2007年7月25日，86歲的「九龍皇帝」壽終正寢，香港各大報章均有大幅報道。傳媒人梁文道認為，曾灶財的街頭創作絕對是港人的集體回憶，亦啟發我們重新思考何謂藝術。塗鴉藝術家陳廣仁稱讚曾灶財是第一個把街道當畫布，而且很成功。前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聲稱，曾灶財代表着香港基層本土文化。當年坊間一度還有「五曾看香港」的說法：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香港特首曾蔭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愛國商人曾憲梓，再加一個市井人物曾灶財。

香港三大區域，如果說港島是商業文化的標本，新界是宗族文化的淵藪，九龍則是江湖文化的集大成者。我們知道，在相當長的時期裏，整個香港都被看作一個江湖。面對深不可測的江湖文化，港島、新界難免顯得有些單薄，九龍就豐富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講，九龍是最香港的地方。你只有真切地感受過九龍，理解了九龍，才能真正讀懂香港。

一切都源於那個讓人愛恨交加的九龍寨城。九龍寨城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南宋初年，官府在九龍灣沿岸的尖沙咀與茶果嶺之間，設立了一個名為「官富場」的曬鹽場，範圍覆蓋今日的觀塘區、九龍城區及油尖旺區。朝廷委派造鹽官並駐兵，建有營房「官富寨」。觀塘原名官塘，正是得名於官富鹽場。

此後，明清兩朝均在這裏駐兵，康熙年間正式設立九龍汛。不過，近代九龍寨城的故事，得從深圳的大鵬所城講起。大鵬所城作為明清兩代的海防要塞，頗具規模，有「沿海所城，大鵬為最」之稱。深圳也因此被稱為鵬城。1840年，道光皇帝基於鴉片走私盛行及英人威脅日大，將大鵬所城的編制由營提升為協，增設副將一員，移駐九龍。九龍汛擴建成九龍寨，躍升為南國第一要塞，成為鴉片戰爭的肇始地，九龍寨城也成為抗衡對岸維多利亞城的前沿堡壘。

九龍寨城建成於1847年，本身面積70餘畝，但駐九龍寨城的官員「九龍司」管轄的範圍要大許多，相當於整個九龍半島。1860年，九龍半島南部被割讓給英國後，九龍寨城尚與大清本土相連，九龍司勉強維持着界限街以北地區的防務和管治。

■曾灶財僅存墨跡位於尖沙咀。資料圖片

1898年，根據中英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九龍半島北部及新界成為英國租借地。九龍寨城雖然仍歸屬大清，但已成為一塊飛地，周圍都在港英管治之下。一座小小的孤城，自然不用駐軍。城內一小部分官員及維持治安的捕快等，也迫於壓力很快撤走了。港英當局本想趁機接管寨城，但清廷拒不同意，後來的民國政府還支持城裏居民多次發起抵抗運動，反對港英政府清拆，寨城便長期處於無政府的自治狀態。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1987年，港英政府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清拆九龍寨城並在原址興建市民公園。清拆工程於1994年4月完成，清拆過程中發掘出來的一些古物和寨城遺蹟，被糅合在公園的設計裏或作為展品供遊人參觀。

據稱，九龍寨城在清拆前共有居民五萬餘人，以寨城狹小的面積推算，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米兩人，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那麼，這樣一個擁擠的群落，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九龍以及香港社會的精神文化呢？

字裏行間

李輝英是夏商周

■黃仲鳴

慕容羽軍寫《李輝英，從鄉土到都市》，指李輝英來港後，心態彷徨。在創作上，仍在寫他的故鄉、「關外風情」。其實，不僅李輝英，還有個易君左，也在寫祖國河山、自己所踏過的足跡。慕容羽軍說：「許多南來作家常寫他們所熟知的家鄉風光為主調的文字。進入九十年代，曾有好幾位收集文學資料的朋友問我：何以早期內地南下的作家都寫他們的『故地風光』？是否那一群都有一種『懷舊心態』在作祟？」

慕容的答覆是：避港的文人誠惶誠恐怕文字惹禍，所以才寫一些「不牽涉到現實生活」的文字。我相信，李輝英決非這類作家。而這種說法，也大大有問題。或者，這只是個別文人的取捨，並非南來文人的普遍心態。

李輝英初來乍到，無甚才幹，一介文人，惟以筆謀食，是自自然然的事。他起初寫的，自然是他熟悉的故鄉東北的人和事。後來，《新生晚報》的高雄，囑他寫些「都市風情」的文章來，為了稻粱謀，李輝英沒辦法，唯有硬着頭皮開始寫下去。

■這不是研究，是講義。 作者提供

那種痛苦可想而知。

李輝英得以脫離稿匠生涯，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進入中文大學中文系任教之後。年前，我往台北採訪，在台大茉莉二手書店看到他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東亞書局出版，1970年2月初版）。這是他在聯合書院授課的講義編集。既是講義，自是「蜻蜓點水」，說不上有什麼真知灼見、研究成果。不過，他認為，由新文學運動到1949年前後的這一階段，「卻是一頁空白」，是嗎？他說：「在這裏所要講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它的範圍可不是從1917年起直到現在止。由於一些特殊的情況，以及材料搜集的困難等等，本課僅只講到1949年為止。」

由「五四」到1949年這一時段，在一些文學史家來說，早已訂為「現代文學」；由鴉片戰爭到1917年，是為「近代文學」；1949年後，是為「當代文學」。李輝英的說法，並不新鮮。而「現代文學」那一片土地，也非空白，因為已經有些文學史家，寫下不少論著了。

李輝英孤陋寡聞？或不認可那些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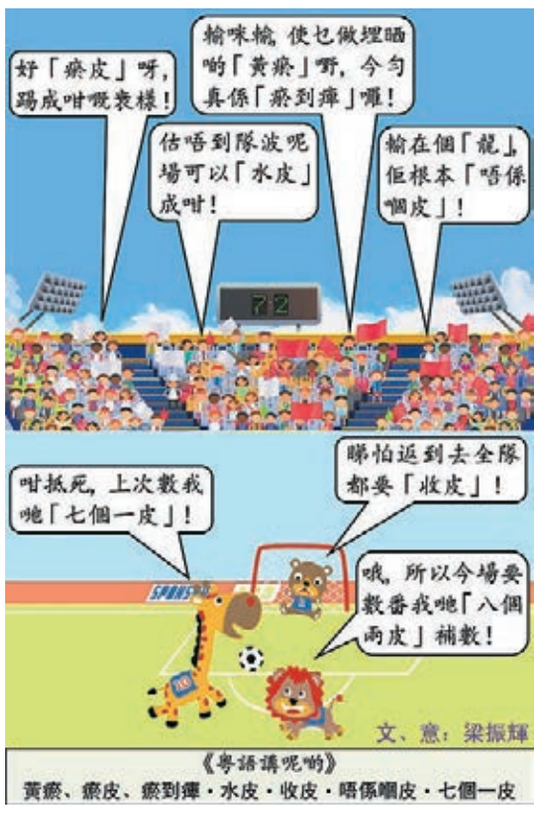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李輝英大寫搵食小說的日子。究竟寫了多少？這相信難以統計。多年前，我在《明燈日報》的一日完小說，看到他署真名的都市風情小說，內容差矣，如果不是看到「李輝英」三字，我也不會取來看。他向劉以鬯學習，也用真名寫流行小說？不說不知，他有個筆名叫「夏商周」，報刊連載用，也出了不少三毫子小說。夏商周，夏商周，「三代之下無有不好名」，他不好名，僅止於夏商周，所以取了「夏商周」這個筆名。

其實，假如李輝英一來到這島嶼，就得以在學院任教，不憂衣食，專心研究，或會寫出比《現代中國文學史》更好的著作來。同時專心創作，也不用寫「夏商周」了。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黃瘀、瘀皮、瘀到痺．水皮．收皮．唔係嗰皮．七個一皮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社會上流行一種不值得鼓勵的「瘀文化」——當有人犯錯或出醜時，各人當會群起而「揶揄」之，原因是有了「瘀」的目標就減低了自己被「瘀」的機會。

血液凝滯不通時形成「瘀血」。據此現象，人們應看不出可用「瘀」字來作為「揶揄」這個動詞。筆者曾多次指出，「尋本字」的基本原則是「從其義多於從其音」。據此，讀者應不難推斷出「瘀/jyu1」原來就是「揄/jyu4」的音變。

由於被「瘀」的人多感尷尬或失禮，所以人們就拿「瘀」來形容人尷尬或失禮。由於「魚」與「瘀」音近，且深海石斑、蘇眉等「好魚」為港人所熟悉，有人據此創作了以下的歇後語：

深海石斑——好瘀/蘇眉——好瘀

「痺」是一種神經性疾病，症狀是肢體失去感覺，不能隨意活動，所以如香港人說達到「痺」的程度就是說情況相當惡劣、嚴重，如：唔攞錢返屋企養家嘅男人都可以講係「衰到痺/賤到痺！」沿此思路，說人「瘀到痺」就是說他處於一個異常尷尬或失禮的狀況。有人把「瘀到痺」簡說成「瘀痺」，再把「痺」讀成「皮」，便創出「瘀皮」這個新詞來。

在足球賽事中，有球員以「超技術」，如：拉衫、扯褲、推背、踢後腿等，把敵方球員弄倒，足球評述員多會以「黃瘀」來描述這種不君子行為，當中的「瘀」與上述的「瘀」應非同一回事。當皮膚受碰撞時，表面會出現一塊瘀痕，顏色呈「瘀黑/瘀瘀黑黑」或「黃黃瘀瘀」，怪「難看」的。據此，香港就有人用上「黃瘀」來表示異常難看的行為或明顯低劣的手段。

廣東人見人能力低、表現差，多會笑他「水皮」，現代則多說「低能」、「低B」（智力低如BB）、「唔夠班」（不到水準）。「水皮」一詞其實可意會為水的最表面，最表面不就是予人沒有或不夠深度的感覺嗎？

假使有兩個實力懸殊的球隊作賽，弱方通常會以大比數見負，慘敗皆因「唔係嗰皮」——不處於同一水平或不是人家那個水平。由於「平/ping4」通過音變可讀成「皮/pei4」，所以「唔係嗰皮」中的「皮」是「水平」中的「平」。

公司結業、被人解僱、主動辭職、叫人閉嘴、叫人滾蛋，都可以用「收皮」來表示。

示例：

過咗成大半年，「新冠疫情」都仲未受控制，咁落去，睇怕好多舖頭要「收皮」囉！（收檔/結業）

做咗保險成三個月，到今日都仲未開到單，人唔「收你皮」，自己都「收皮」喇！（解僱/辭職）

成日講埋晒啲無無謂謂嘅嘢，「收皮」喇你！（閉嘴）

講到點樣點樣為街坊，事實上只係做咗「丁屎」（丁點）咁多，同我叫呢個議員「收皮」！（滾蛋）

「收皮」源自「番攤」。「皮/攤皮」指枱上用來墊住開局物品的席。「番攤」有兩個術語——「開皮」、「收皮」，前者指把「皮」攤開，有開始之意；後者指把「皮」收起，有結束之意。

2014年世界盃，作為主辦國的巴西在四強遇上德國，終場以7比1見負，成為史上最慘烈的其中一場敗仗。不少香港傳媒都以「巴西輸到七個一皮」來做大字標題。事隔6年，被譽為地上最強的巴塞在歐聯8強遇上宿敵拜仁，終場以8比2見負，今勻就有傳媒以「巴塞輸到八個兩皮」來形容拜仁如何血洗巴塞的慘況。

廣東人所說的「七個一皮」是指場面極其混亂或戰況非常慘烈。比方說，「做到七個一皮」指工作非常忙亂；「輸到七個一皮」指被對方打了個落花流水，打至潰不成軍。所謂「八個兩皮」只不過是「七個一皮」的擴展。至於「七個一皮」的出處，坊間流傳如下：

「攤虫」一開，莊家會用竹籤扒攤，而四個為一組稱為「一皮」，正常情況下是一皮一皮的攤出來，但有時莊家為趕收工，不依慣例以四個為一組，改以七個為一組，就成了俚語「七個一皮」，意指手忙腳亂及工作一團糟。

只要對賭博稍有認識的人都可以告訴大家，合法的賭場或聲稱公正的賭檔中任何一門賭都是「戒律嚴明」——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賦予任何人權力去更改規則，以「趕收工」為由更見無稽。為此，這有可能是出處嗎？舊時人們沒有有效的避孕措施，一家七八個子女屬等閒事。家境清貧的小孩大多「大被同眠」，寒氣來襲時就出現了「爭被冚」（搶被子）的現象。試想如有「『七』個人『蓋』着『一』張大極有限的『被』子」，情況是何等的混亂。據此，筆者相信「七個一皮」是演化自「七蓋一被」的了。

豆棚閒話

俠氣與素心

■青 絲

《菜根譚》：「交友須帶三分俠氣，做人要存一點素心。」然而，什麼是「俠氣」，什麼是「素心」，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尤其「俠氣」，推崇任俠好義的品格，標榜人的勇武血性，其間的複雜寓意，與現代倡導的和諧、友愛、承擔個人責任的文明價值觀，似乎頗有抵牾，由此造成的困惑，難以貼合讀者的私人經驗。

梁羽生對「俠」有過一段很精彩的評論：認為「俠」是靈魂，「武」是軀殼，是達成「俠」的手段。即人要有仗義勇為、扶弱抑強的俠義氣概，但怎樣操作，又大有講究。「俠氣」並不是狹隘的哥們義氣，出於小團體意識，為了朋友，或為逞一時之氣，不分是非情由魯莽行事。而是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敢於站出來仗義執言，主持公道，是一個人明辨是非對錯的意識體現。「三分俠氣」是提醒人們把握好這個度，不要不計後果，勉強去做自己力所不及的事，須量力而行，不能幫忙的就另外想辦法。由此展現出的是一個人順應事態、不拘泥成規的彈性處置能力。

光緒年間，姜桂題入京統領禁衛軍，他有一天獨自便裝出門閒逛，在市場上看到一個士兵因為買羊肉與店主爭吵，還動手打了肉舖老闆。姜桂題的俠義之心被激起，上前怒扇了士兵一記耳光，懲罰他蠻不講理、逞兇打人之舉。不料，士兵是個剛入伍的新兵，不認識姜桂題是禁衛軍統領，當即還手和他打了起來。姜桂題此時已是一個六旬老頭，怎是一個青壯小伙的對手，吃了不少虧。恰好一個軍官經過，看到姜桂題與人打架，大喊這是姜大帥，不可無禮。打人的士兵倉皇逃走，事態才平息下來。

姜桂題挺身而出，制止士兵作惡的「俠氣」，是沒問題的，錯就錯在沒有停在「三分」的程度，忘了自己已是一個六旬老頭，選擇去與對方鬥勇比狠，而不是利用自己的身份妥善解決這件事，不僅於事無補，還差點吃了大虧，鑄成大錯。

「素心」即為人的本心，倡導做人不要被外在的名利富貴所挾持，人為物役，須保留一點淡泊無慾、清靜自守的初心。古時候，追求思想自由、保持獨立人格的讀書人，對於「素心」是很推崇的。陶淵明詩：「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李白詩：「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惜。」人有了「素心」，崇尚自然無為的人生態度，處世就能更為坦蕩，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由此也更容易產生各種創造性思想。用現代心理學解讀，「三分俠氣」和「一點素心」就是「自我調節」與「自我控制」的能力。從這兩方面的表現，可以合理地預判出一個人是否具有成功的潛質。人的「俠氣」過高，無法自我調節，對於事情解決不但沒有任何幫助，反而會很容易被他人利用。自控力差的人，則更可能被命運牽着鼻子走，因為性情傾向設定了人的價值體系。古人的很多智慧也有着永恒的時間屬性，經得起現代價值觀的解構。

古典瞬間

古詩中的七夕

■王曉陽

農曆七月初七夜晚，俗稱「七夕」，又稱「乞巧節」、「女兒節」、「少女節」，是傳說中隔着「天河」的牛郎和織女在鵲橋上相會的日子，也是中國最具浪漫色彩的傳統節日。唐代詩人林傑的《乞巧》詩云：「七夕今宵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古往今來，七夕之夜，無數詩人墨客仰望星空，揮筆詠嘆，寄託情懷，「幾許歡情與離恨，年年並在此宵中。」

七夕是良辰吉日，「煙霄微月淡長空，銀漢秋期萬古同。」因為心境不同、角度有別，文人們筆下的七夕風采各異，韻味悠長。

唐代詩人羅隱的《七夕》：「絡角星河菡萏天，一家歡笑設紅筵。應傾謝女珠璣篋，盡寫檀郎錦繡篇。香帳簇成排窈窕，金針穿罷拜嬋娟。銅壺漏報天將曉，惆悵佳期又一年。」淡淡幾筆，錯落有致，為我們打開了一幅七夕聚宴祈禱、拜祭乞巧的民俗畫卷。

杜牧的《秋夕》：「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詩人通過描寫置身於如水月色的宮女百無聊賴地扑打螢火蟲、仰望牽牛織女星，以小見大，傳神地刻畫了失意宮女的孤寂生活和淒涼遭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封建時代婦女的悲慘命運。

「他鄉逢七夕，旅館益羈愁。不見穿針婦，空懷故國樓。緒風初減熱，新月始臨秋。誰忍窺河漢，迢迢問鬥牛。」唐代詩人孟浩然在《他鄉七夕》中藉鵲橋會的故事抒發羈旅窮愁、去國懷鄉之感。

北宋豪放派詞人蘇軾的《菩薩蠻．七夕》：「風回仙馭雲開扇。更闌月墜星河轉。枕上夢魂驚。曉簷疏雨零。相逢雖草草。長共天難老。終不羨人間。人間日似年。」上片寫景，下片抒情，立意新巧，構思獨特。牛郎織女雖然一年只有一次相會時間，但終究比多煩惱的人間美好。「終不羨人間。人間日似年。」平實地道出了人生的深奧哲理，表達了夫妻團圓、永不分離的願望。

北宋婉約派代表詞人秦觀的《鵲橋仙》：「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此詞寫景、抒情與議論融為一體，敘寫「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相愛的神話故事，抒發了對庸常夫妻生活的鄙視和對超越時空的忠貞不渝愛情的讚頌之情，一反歷代「歡娛苦短」的傳統主題。「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是點睛之筆，驚世駭俗、振聾發聵，讀來蕩氣迴腸，感人肺腑，成為高度凝練的名言佳句。

清代詞人納蘭性德的《台城路．塞外七夕》、《鵲橋仙．七夕》分別淋漓盡致地表現了生離的痛苦、死別的悲哀，格調悽慘哀婉，讀來心情沉重，「恨人間、會少離多，萬古千秋今夕。」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如今的美好時代，人們思想解放，婚姻自由，你情我願，確認過眼神。物質豐富，交通便利，電話聯繫快捷，微信可以視頻，不必見字如面，不必「朝發夕至」，也不必「雲中誰寄錦書來」，真是莫大的幸福。當然，也難以體會古代戀人一年相聚一次的相思之苦了。